

缺席美洲峰会的特朗普依然想操纵拉美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当地时间10日，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取消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美洲峰会并访问哥伦比亚的计划，改派副总统彭斯代为出席。此时距离美洲峰会开幕仅剩3天时间，他给出的理由是，要留在国内监控美国对叙利亚局势的回应。

这是美国总统首次缺席美洲峰会。缺席自己发起的重要地区性峰会，这势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在美洲地区的影响力。

美洲峰会源自美国的倡议。1990年，老布什首次提出“美洲倡议”，倡导建立一个从美国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火地

岛、覆盖整个美洲的自贸区。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后，继承了这一计划，于1994年12月在迈阿密举办首届美洲峰会，除古巴以外的美洲34个国家领导人受邀与会。

近些年来，美国在美洲尤其是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呈现出波动变化。奥巴马执政的大部分时段，虽然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大大邻国保持了紧密关系，但拉美地区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等国的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

拉美多国左翼政府在外交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反美。奥巴马时期，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可以说跌跌撞撞，以至于2013年11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表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今天的美洲国家间关系建立在平等伙伴关系和共同责任的基础上，美国不再致力于干

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

不过，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代表的门罗主义在奥巴马那儿画上句号，并不等于在美国没有了市场。这不，特朗普上台后的一言一行，已然意味着具有鲜明特朗普风格的新门罗主义问世。

西半球就美洲这一块主要大陆，而这块大陆上就美国一家独大，以特朗普的性格，没有理由不让门罗主义死灰复燃后再添一把干柴：

上台一年多来，特朗普先是给加拿大和墨西哥来个下马威，以退出北美自贸协定相要挟；对墨西哥更进一步，拿非法移民和贩毒问题说事，高筑边境墙；彻底扭转奥巴马时期美古关系改善势头，重新采取敌视古巴、限制交往、加强封锁的强硬政策；积极鼓动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势力，甚至威胁军事干预委内瑞拉政局；试图驱

赶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等拉美国家的移民；以反毒不力为由，威胁中断对哥伦比亚和秘鲁的援助。

但采取打斗政策的同时，特朗普还是对拉美给予了广泛关注：去年8月，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和巴拿马四国，其间呼吁拉美国家孤立朝鲜，随后，墨西哥、秘鲁两国先后宣布驱逐朝鲜大使。今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首访拉美，到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和牙买加。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蒂勒森抛出所谓“新帝国主义列强”说法，对中国加强与拉美国家关系横加指责。

另外，美国目前面临的拉美政治环境也有很大变化，即拉美右翼政治力量重新崛起，并在多国上台执政。这至少意味着，只要特朗普管住嘴用心，他经营美国与拉美关系可能比奥巴马时期相对容易些。

虽然特朗普这次不出席美洲峰会，但美国对这届峰会施加的影响已经显现。这不，白宫宣布特朗普取消与会后不久，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也宣布不出席美洲峰会，他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就是背后向拉美国家施压的人。

现在，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拉美在内的国际事务，采取的策略越来越像“胡萝卜加大棒”那一套。“美国优先”落到嘴头就是强硬和粗暴的言论，落到行动上就是以经济援助和贸易摩擦威逼利诱，迫使对方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让步。

虽然蒂勒森前不久被特朗普炒了鱿鱼，但他今年初在拉美之行时高调重拾门罗主义，并为此将中国定义为对拉美的“列强”，足以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的基调。今年11月底，G20峰会将在阿根廷举行，届时将是特朗普全面阐述其拉美政策的又一时机。

学校就是阶级？印度“虎妈”也择校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继《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之外，最近又有一部印度电影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那就是4月4日上映的《起跑线》。这部电影名又被译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电影，上映仅3天票房就超过1亿元，首周票房达到1.34亿元，稳稳地拿下“2018清明档口碑最强”的头衔。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席卷中国市场，靠的是其极度现实的剧情：一对在财富上算是中产阶级的印度夫妻，为了让女儿能上精英学校使出浑身解数，又是扮富又是装穷，最终通过作弊的方式让女儿得以入学。然而，在电影的结尾，他们最终回归本心，得出了“做一个好人更重要”的结论。

就是这样一个为孩子上学不断“折腾”的故事，引发了许



电影《起跑线》剧照

多中国家长的共鸣，毕竟和这对印度夫妻一样，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是中国家长们的心头大事，而要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中国家长们要付出的努力恐怕比这对夫妻只多不少。

就在最近，印度媒体还真报道了一个和《起跑线》类似的真实故事：一名印度富商曾经伪造了自家的住址和经济情况，装穷占用了新德里一所学校的入学名额，让大儿子顺利入学读书；

这次，他准备故技重施，让小儿子也以贫困生身份入学时，被校方发现，目前该男子已被逮捕。得知这一消息后，那些住在被该男子虚报地址附近的穷人们很不平，因为他们好多人一直都在申请名额，但他们的子女最终都未能被学校录取。有家长说：“我每年都试图让女儿被学校录取，但是从来没有被录取，只是因为那个人很富有，才会让他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难道我们体制中的穷人会永远受苦下去吗？”

和中国不同，在印度，区分教育质量的不是“学区”，而是公立和私立两套学校管理体制。《起跑线》中的父母，正是为了把女儿送进那所教学质量好的著名私立学校煞费苦心，电影中母亲的一句话透露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学校就是阶级。”在孟买的公立学校，老师授课用印地语，英语只是一门课，而在私立学校，一律采用纯英文教学和英文教材。

私校、英语教学，究竟是怎么造就了印度的阶级的？《起跑线》的导演乔杜里说，对于印度的许多父母而言，好的教育就意味着英语教育。“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他们让孩子上了公立学校，但公立学校到了五六年级才会开设英语课，孩子们的英语口语自然也就够流利。这些孩子求职时，尽管他们的学历不错，却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我遇到过一个拥有理科硕士学位的人，（就因为英语不好），他只能找到当保安

的工作。”既然如此，学校决定学生的英语水平，学生的英语水平又决定了他们未来的阶级，难怪电影中的父母无论如何也要把女儿送到私立学校了。“一个说不了流利英文的家庭，更希望他们的女儿能说一口好英文。”乔杜里的这句话，反映了电影中父母的心态。

然而，对于这一不公平现象，乔杜里说，也不该完全归咎于政府。“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一部分是因为政府，他们放弃了公立学校，没有给学校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独立性。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现在身处一个重视‘名牌’的社会中，就连教育也成了一种‘名牌’。人们觉得，让孩子去上名校，他们就能接受到好的教育。其实，孩子们或许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的教育。”

正是如此，电影给出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女儿被送进了公立学校，父母则期待公立学校可以变得更好。然而，现实中的一切，真的能如同电影结尾一样圆满吗？

不靠谱的永动机结出科学“副产品”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1917年4月15日，美国专利局发布了一则声明，宣布此后不再接受任何关于永动机的专利注册。自此，自13世纪以来在欧美活跃了近700年的永动机研制热潮，被主流科学界正式签署了死刑判决书。此后，世界各地虽然仍有人不信邪，致力于此项研究，但都只能被归入奇闻的行列了。

永动机，一种既不需要消耗能量也能永远对外做功或保持运转的机器。根据原理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幻想凭空制造能量的第一类永动机，以及违反热力

学第二定律，幻想从自然界的海水或空气中不断吸取热量而使之连续地转变为机械能的第二类永动机。但无论哪一种，在今天看来，这类机械都因为违反了物理学上的基础法则而不可能制成。不过，在欧洲历史上，这类梦幻般的机械曾经耗费了无数聪明的大脑去思考。

比如文艺复兴时代著名的艺术家、机械学家达·芬奇，就曾经沉迷于研制永动机。他曾经发明一种机械，试图利用杠杆原理和力矩的变换让机械持续运转。不过，这个设计虽然看似精妙，但搬到现实中却无法运转。好在达·芬奇毕竟绝顶聪明，几次实验失败后，他虽然没有因此得出热力学第一定律，但却预感到永动机无法制成。觉醒后的达·芬奇还亲自写信，奉劝同道中人“不要在这项必然失败的工作上白白浪费您宝贵精力”。

不过，欧洲人对永动机700多年的研究真的如达·芬奇所言是“白白浪费”了吗？是，但又不是。以个体而言，那些倾注毕生心血研究永动机的人确实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不少豪门贵族甚至为此倾家荡产。但从欧洲科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至少在19世纪以前，很多对永动机的研究其实是有价值的。比如在机械学上，如今在机械中被广泛应用的棘轮机构、滚珠轴承等零件，最初都出现在对永动机的设计上。为了设计这种梦幻般的机械，发明者们的想象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产生了这一系列有价值的“副产品”。从这一点上说，永动机之于机械学，就像炼金术之于化学——它们本身虽然并非科学，但却最终滋养了科学。

而对于物理学理论来说，永动机的一次次失败，为学者

们发现众多的原理提供了契机——虹吸原理、毛细现象等等都是在永动机的失败中第一次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当然，人类在这项永远失败的研究中发现的最宝贵的定理，非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莫属。前者（能量守恒）让欧洲人率先意识到了能量和有效利用能量的重要性，塑造了他们属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群体意识，后者（熵恒增）则更影响了近代人类的宇宙观，对人文领域也产生了影响。

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一个学文科的人不知道熵恒增，就像一个学理科的人不知道莎士比亚一样会被嘲笑。”而这两条改变世界的定理，都是因永动机的一再失败而得出的。

说了这么多，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为何只有欧洲人开了永动机这个脑洞呢？的确，永动机的最初设想产生于古印

度，从地理上讲，这个思想传播到中国并不比传播到欧洲更难。但非常可惜的是，古代中国几乎没有丝毫关于研究永动机的记载，务实的中国人似乎一眼看穿了这项研究的徒劳，当然也同时丧失了从中发现宝贵副产品的机会。

有种观点认为，欧洲人对永动机独特的狂热，其实也与其宗教有关。早期永动机的研究者们除了出于功利目的，更想通过该研究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既然能创造永恒运转的宇宙，那么人类也能创造永恒运转的永动机。

对永动机的幻想，对宗教的狂热，这些理念显然违背科学，但从这些谬误的土壤中，最终结出了繁盛的科学之果。这就是科技史的神奇之处——我们犯过的错误，有时比正确更加宝贵，重要的是，你要敢于思考。